存在？存在！

■ 鄧文雄

明民一直努力在探索着，一直想從貧乏的生命裏擠點什麼。他發現這外在的世界是那麼的狹窄，想以沉思來擴展內在的領域。他想，如果笛卡兒所說的，「我思故我存」沒錯的話，那麼由思想找到的一個清晰明瞭的觀念就是「我存」。但「我存」又到底是怎麼的一個存在？前些日子，他在課餘之暇剛翻過二本存在主義的書，一連串存在的問題，在他腦海裏洶湧翱騰……。

於是利用星期假日的下午，拜訪了他父親的朋友董叔叔。說起董叔叔，倒有點像德國哲學家雅斯培（Karl Jaspers），本來習醫後來竟研究起哲學來。

一踏進客廳，明民開門見山地打開話匣說：「叔叔，恕我不說客套話，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您。」

董叔叔含笑着示意他坐下：「不妨說說看。」

明民說：「目前書店裏有關存在主義的書汗牛充棟，我讀了幾本愈讀愈不懂，可否請您簡單的告訴我，什麼叫做存在主義？」

董叔叔聽了哈哈的笑起來：「恐怕沒你所說的那麼多書吧？汗牛充棟的，不過這倒是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。」

叔叔倒了一杯茶遞給他，接着說：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生的態度，不是一個單獨有條理的主義。」

明民聽了似懂非懂：「這話怎麼說呢？」

叔叔繼續解釋：「首先我們必須明白，每一位以自己存在爲對象，來探討問題的哲學家，都有他自身特別的背景，生活背景等等。存在主義的學說，幾乎都是世界上某個人自己的生活，自己所寫的日記。他們的目的是爲了告訴世人有關他們自己的經驗，他們在生命過程中的奮鬪。事實上，有多少存在主義者，就有多少存在主義的類型。」

明民點點頭，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說：「哦！我幾乎忘了一件根本的問題，存在主義到底淵源於何時？」

叔叔不厭其煩地解釋着：「最先把『存在』的概念應用到具體生活的是十九世紀前半期，丹麥的一位基督徒哲學家祁克果（Kier Kegaard），但他所發現的「存在」概念，一直沒有被學者們重視，他寫的日記跟許多其他的作品，也沒有人發現，一直等到德國哲學家雅斯培（Karl Jaspers）在一九一九年寫了他的『世界觀的心理』（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）之後，才把『存在』二個字，冠在哲學之上，成爲『存在哲學』（Existenz-Philosophie），因此祁克果的思想才通過雅斯培的探討，走進了哲學的園地裏。」

叔叔話剛說完，明民緊接着就問：「那麼什麼叫做存在？難道傳統哲學不談存在嗎？」

董叔叔呷了一口茶，緩緩地說：「存在不是『它』，存在是『我』自己。在哲學的發展史中，從柏拉圖開始，特別注意知識論中共相，普通，抽象的東西，把具體的世界放進抽象的觀念之中。傳統哲學常把自己放在一邊，去討論所謂『客觀』問題，這些『客觀』問題對存在主義學者來說是沒有興趣的。他們要討論的是自身的問題。在哲學的舞台上，存在主義者是演員，又是觀衆，而傳統的學者則大多數時間只是觀衆而已。」

明民再問：「既然存在主義哲學家所討論的是活生生的具體問題，那麼他們有什麼發現沒有？」明民愈問愈起勁。

董叔叔點點頭說：「嗯，不錯，他們的確有所發現，存在主義哲學家在具體的存在中發現了人生消極的一面，人性惡的一面。他們發現了人與世界對立，人與人之間的對立，人與自己對立的各種失敗與悲哀，以及預感這失敗的焦慮和掛心。但是明民啊，正像一位哲學家在討論時間，他的用意絕不是要停留在時間裏，而是要衝破時間，走向永恆，同樣的，存在主義討論惡，也不是要我們停在惡中，而是要超越惡，走向善的境界，討

論掛心，目的絕不是要永久憂慮下去，而是要安定憂慮，使心中有和諧與安寧。」

聽了他這些分析，使明民想起「與君一夕談，勝讀十年書」的這句話，內心暗自佩服，於是又問：「這樣說來，要如何逃出惡的控制而投奔善，或如何使憂慮變舒坦，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該給我們指示一條出路吧？」

董叔叔搖搖頭說：「這也不盡然，像我剛才說過的，有多少存在主義學者就有多少存在主義的類型，所以要如何逃出惡的控制而投奔善，或如何使憂慮變成安心，每一位哲學家的意見都不一樣的。舉祁克果和尼采來說吧，他們雖都出生在牧師的家庭裏，然而他們對生命的體驗和存在的概念却迥然不同。」

聽到尼采，明民忽然想起一件事：「對了，叔叔，聽說當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時候，幾乎每一個德國士兵都把尼采的『查拉圖斯脫拉如此說』奉爲聖經，我們也許可以說他是一個偏激的民族主義者，但我們總不能否認，尼采所喊出的「上帝已死亡」這句話，使人類從西方宗教千餘年的傳統桎梏中解脫出來，他的貢獻應該不算小吧？」

董叔叔推推鼻樑上的近視鏡說：「沒錯，尼采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者，他相信德意志民族是世上最優秀的民族，最富冒險性，最肯追求權力意志的民族，本來應該征服世界，爲王於世上，可是，由於基督教的進入德國，軟化了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意志。從這點假設，尼采把德國當時的落後現象，以及不能稱霸世界的事，歸罪於基督教的倫理教育，因而高喊『上帝已經死亡』，想以這句『神已死亡』爲基礎，去推翻西方宗教千餘年的傳統。」

這時天色漸暗，叔叔伸手捻亮桌上的枱燈，繼續說：「雖然，歷史上某些人曾冒用了尼采的思想，但是尼采對生命的體會，尤其是對人生的冒險嘗試，卻是值得我們效法的。這種冒險的精神往好的一方面去看，引導了許多苟安的人走向奮鬥之途，因此事實上，尼采給我們世人的貢獻，不在於宣佈上帝已死亡，而在於奮鬥的艱苦精神。」

明民恍然大悟，點點頭接着又說：「叔叔，你剛才說，存在主義哲學家在具體的存在中發現了人生消極的一面，人性惡的一面，人在各種對立中產生各種的焦慮和掛心，如此看來，似乎人生總離不開信仰，您說對嗎？」

董叔叔沉默了片刻，然後說：「可以如此說吧。宗教，大約是人類最初接觸到的形上問題，也可能是人類最後仍要考慮的形上問題，同時也可以說，它是最早關係到人「存在」的問題，也將是人最後仍要考慮的切身問題。」

明民又想起一件事：「記得在大一的時候，有一位同學告訴我，他曾讀了法國一位劇作家的作品『憎怒的晚上』，描寫主角一面喝茶一面回想童年的情形，他在童年的時候想做『神』或『石頭』，因只有『神』或『石頭』才沒有不安，叔叔，看來這又是存在的問題了？」

董叔叔說：「不錯，明民，這種不安，用存在主義者的話來說，就是焦慮（Anxiety），當代宗教哲學家田立克（Paul Tillich 188?～1965）認爲焦慮遠比恐懼（fear）嚴重，因恐懼有對象可以克服，但焦慮是說不出對象，因此難以應付。田立克在他的名著『生之勇氣』（Courage to Be）裏，指出人類的焦慮可歸爲三類型：(1)死與死後景況的焦慮。(2)罪與定罪的焦慮。(3)人生空虛與沒有意義的焦慮。正像你所說的，人生永遠無法離開信仰的問題。」

明民看看手錶，時針正指着六點，歉然地說：「叔叔，時間不早了，打擾您那麼多時間，我再問一個問題就好。世上的宗教這麼繁雜，眞叫人無所適從，您是否可簡單地介紹一下宗教的型態？」

叔叔回答說：「好的，若要簡單地說，世上的宗教可分爲三種：第一種是環觀四圍（Looking Around）的宗教。這是人們以四周圍之物如日月星辰、山河、禽獸爲崇拜的對象，或以聖賢豪傑、名利地位權勢爲崇拜對象，這種宗教可能有形式的，也有可能不具形式的。第二種是洞察內在（looking into）的宗教。這種宗教是以反恭自省，省察內心，以修身來進入神境，要以自身爲神。第三種是仰望（looking up）的宗教。這是人得着上天的啓示，明白有一位永遠不變的眞神，知道萬物乃是出自此創造者之手，祂是全能的永恆者，人則是有限的生物。這也就是在祁克果的哲學家，如果一個人沒有信仰，即是不相信超越與內容的合一，不承認永恆與時間的相通，不知道無限與空間共存，那麼，他就沒有存在，他的顯象的存在只是虛無而已。這『虛無』或以群體的姿態出現，或以系統的方式出現，而絕不可能以『存在』或『個人』的具體形式出現。『在神前』的存在就不同，它永遠是個別的人，它永遠要求個人對自己負責。」

道別了董叔叔，明民踏着星光漫步回來，腦海響起了漢母雷特（Hamlet）的一句話：「To be or not to be」，是的，每一個人都必須有所抉擇。